

洪武聖政記
青溪暇筆
聖駕南巡日錄

國初事蹟
大駕北還錄



國
初
事
蹟

劉
辰
撰

中
華
書
局

國初事蹟

永樂元年□月□日。北京刑部左侍郎臣劉辰。今將太祖高皇帝國初事蹟開寫進呈。

一、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。太平儒士陶安首先來見。太祖問曰。有何道教之安曰。卽今羣雄並起。不過子女玉帛。將軍若能反羣雄之志。不殺人。不擄掠。不燒房屋。首取金陵。以圖王業。願以身許之。太祖曰。諾。克太平。授安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史。陞都事。後太祖得建康等處。全有江南。遂成帝業。安贊佐功多。官至翰林學士。江西行省參知政事。

一、太祖在和州與李國勝。趙普勝同日渡江。既至采石。國勝起意。就船上設宴。邀請太祖飲酒。欲圖之。國勝部下人陰以其情達于太祖。推疾不赴。後數日。却設筵宴請。國勝不防。到船上未久。太祖命壯士縛之。投於水。部下廖永安。俞通海。以軍馬船隻降。

一、蠻子海牙水寨自上海退下裕溪河口。與采石相對。太祖既得采石。以兵破之。蠻子海牙遁走。長官康某等降。獲其船隻。

一、陳也先圍太平。太祖殺敗之。也先被擒。太祖不加誅戮。殺牛馬與同誓告天地。共攻臺城。也先懷二心。陰同城中守將。雖圍而不攻。被臺兵擒去。郭元帥。張元帥。軍敗而回。及句容。鄉兵殺也先。太祖曰。陳也先背盟負恩。天殺之也。其子兆先屯守方山。太祖招之就降。

一、太祖既得建康，爲軍少，集太平、建康、鎮江、宜州、廣德五府民戶爲軍，謂之民兵。太祖卽位，曰：「虧了五府供給，永遠饒了他秋糧，止當均功夫役。」

一、揚州長鎗一片瓦、青單等軍馬互相爭戰，無糧食人。太祖差人往招之，長鎗等過江，撥與李文忠管領，守嚴州。

一、太祖差人往揚州招到青軍元帥單居仁、馬某等軍馬過江，令守常州。居仁男單大舍糾同城呂黃包頭元帥陳保二執頭目叛降張士誠。李文忠哨杭州咸林，獲陳保二。太祖問保二曰：「你將我常州頭反去張家，有得還我否？」保二不答，殺之。後單大舍領軍把宜興。太祖令單居仁招其子曰：「上位待我甚厚，你妻子皆在，你可過來。」其子答曰：「我已投人，不復顧父母妻子。」忠孝不兩全，拜辭而去。克蘇州，生擒之。太祖召居仁曰：「你子已就擒，與你自處之。」居仁曰：「不忠孝，當碎其肉於市。」曹凌遲處死。太祖仍以鄉里舊人待居仁，致仕還鄉。

一、太祖渡江，先克太平，立太平興國翼元帥府。克建康，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。江南等處行樞密院，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。五翼元帥府：五部都先鋒府、秦淮翼元帥府，設百戶千戶萬戶總管統軍元帥參議府左右司省都鎮府司理問所、斷事廳、兵馬司、按察司、營田司、經歷司、博士廳、照磨所、管勾所。克鎮江，立鎮江翼。克常州，立寧國翼。克廣德，立廣德翼。克常州，立常春翼。克徽州，立雄峯翼。克嚴州，立德興翼。克婺州，立金華翼。克處州，立安南翼。克衢州，立金斗翼。克信州，立龍虎翼。克諸暨，立諸暨翼。

一、太祖命徐達攻常州。於甘露下營。張士誠弟士德來戰。達調元帥王玉等殺敗士德。策馬走。王玉令男虎子追之。士德遇坎墜馬。虎子擒之。太祖大喜。曰。張士誠謀主士德。其人智勇。被我擒之。張氏之事。成敗可知矣。遣人往平和好。士德母痛之。議令士誠歲貢糧十萬石。布一萬疋。永爲盟信。就以廖同食易士德。太祖不從。士德以爲失身。事無所成。陰寄書與兄士誠。可降元朝以爲之助。遂不食而死。

一、太祖嘗曰。與我取城子的總兵官。妻子俱要在京住坐。不許搬取出外。

一、太祖立義子保兒。周舍。道舍。柴舍。馬兒。金剛奴也。先買驢。真童。潑兒。後令歸宗。

一、戊戌年四月。太祖批示帳前都指揮使司首領官郭彥仁。令充本司都事職役。自龍鳳三年調汝專掌征行兵案。今來將及一載。多受勤勞。更兼軍中調和士卒。其間中正甚厚。吾托汝於軍中。正使晝夜無憂。家眷不必多慮。時遣人賸送糧薪。雖今將士英雄。實賴賢豪謀佑。勇者必勝。大事速成。彼事一節。正謂保指揮我之親男。胡大海我之心腹。前者曾聞二人不和。且保指揮我親身也。胡院卽我心腹也。身包其心。心得其安心。若定身自然而定。汝必於我男處丁寧說知。將胡院判以真心待之。節制以守之。使我所闢之易成。只此。

一、太祖親征太平。建康。宣州。婺州。書押大榜。招安鄉村百姓。歲納糧草供給。謂之寨糧。後常遇春奏害民。太祖卽禁止。

一、太祖親征婺州。有男子進一女子。約二十歲。能作詩。太祖曰。我取天下。豈以女色爲心。誅之以絕進獻。

一、太祖自建康冒冰雪至婺州。感寒氣。腹疾不已。醫士嚴景明以藥調治即愈。就書良醫景明四大字賜之。

一、紹興儒士王原章能作梅。來金華見太祖。甚待之。曰。我克紹興。若你做知府。賜衣服遣回。

一、太祖克婺州。遣使往處州招參政石抹宜孫。不從。後命僉院胡大海克其城。太祖聞劉基、章溢、葉琛皆國士也。特遣宣使樊觀齋幣禮徵聘。基等到京。授基中丞。溢中丞。授琛洪都知府。基知天文。太祖嘗以國師先生稱之。後封誠意伯。

一、太祖克婺州。遣儒士陳顥道招方國珍。以次子亞關爲質。令郎中張本齋降書。獻溫台慶三郡。太祖發其子回。授國珍江南行省平章。福建行省右丞。國瑛福建行省參政。國珉江南行樞密院僉院。降以銀印。遣博士夏煬齋往慶元。開衙門。止是國珉行用。行樞密院印。其餘印信留而不用。心持兩端。覘伺成敗。太祖寬容之。後國珍檢校燕敬進金鞍玉轡。太祖正克江西。李善長遣其使就往進獻。太祖謂其使燕敬曰。我取天下。用的是馬。奚用此物。次國珍又進大西馬四匹。太祖曰。此馬可踏街道。賜將官克蘇州。太祖命御史大夫湯和取慶元。國珍懼。十年不改正朔。下海避之。繼又請降。惟姪方明善拒敵。後亦降。太祖以國珍既不念舊惡。授國珍廣西行參政。起造千步廊一百間報功。其次子亞關獻三郡海船水手數萬。及建言沿海築城立衛所防倭。太祖從之。

一、太祖克婺州。遣掾史周德遠往衢州招廉訪使宋伯顏。不花。不從。後命常遇春引兵圍城。九月克之。執

宋伯顏不花到京。太祖數之曰。爾既守城。城破不死。非忠臣也。且百姓何辜。使遭鋒鏑。以鞭決訖三十。後用提刑按察司問鄧福被排陷事。反以本人不合告按察司官。壞了衙門坐罪。太祖訪察之。數伯顏不花曰。爾本俘囚。我有而用之。元朝因譴黨往往屈人。壞了天下。今爾復襲舊弊。杖殺之。

一、長鎗參政謝國璽與邢何二同僉等軍馬。自淮西經宣州至杭州嚴州。因院判劉九九殺死元帥趙小九。攻破其城。九九走衢州。國璽納九九之妻。追至衢州城下。宋伯顏不花閉門不納。國璽等復經金華東陽駐扎。太祖特遣掾史周德遠子禮往招之。邢何二同僉遣萬戶襲敬齋書請降。惟謝國璽不從。走杭州。李文忠克城。國璽自以守宣州時殺長鎗湯元帥。聞其子在文忠部下。欲報父讐而縊死。

一、太祖克婺州。僉院胡大海領兵圍紹興。其子胡三舍王舅等三人犯酒禁。太祖命誅之。都事王愷諫曰。胡大海見總兵攻紹興。可以本官之故饒他。太祖怒曰。寧可胡大海反了。不可壞我號令。自抽刀殺之。濠州胡家有女守寡。太祖欲納之。其母不從。後聞隨軍在淮安。不曾適人。太祖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請主之。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。太祖納之。立爲胡妃。

一、青軍馬元帥過房得常州孫府判女爲女。太祖納之。有寵爲妃。後訪得妃兄孫伯英在衢州。差貴赤老張起取到京。太祖大悅。賜以金銀段疋。令龍潯把關。不久除斷事官。陞河南行省參政。任太僕寺卿。妃卒。太祖令守妃墳。以事累死。

一、苗軍左丞楊完者有軍十萬。自上江順流而下。入杭城守之。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圍徽州。太祖命院判

鄧愈、胡大海拒戰，殺死李才。苗衆遁走。完者後脅江浙丞相塔失帖木兒主婚，強娶平章慶童之女爲妻。張士誠降元朝，塔失帖木兒陰通士誠，發兵至湖州市圍營之。完者出兵不及，自縊死。兵散，部將員同僉領元帥蔣瑛等三萬人來降。太祖率瑛等攻克婺州，就隨胡大海鎮守。壬寅二月初七日，瑛等刺殺大海，叛降張士誠。太祖痛悼不已，於聚寶門迎喪，復令金華城中建祠塑像，遣使祭之。後李文忠克杭州，擒瑛等至京。太祖命取大海畫像於市，曹懸掛，刺蔣瑛等血祭之，凌遲處死。

一、樞密院判謝再興，乃都督朱文正岳父，跟隨太祖克婺州，與胡大海打紹興回。太祖以親命守諸暨，離城數十里。張士誠令呂同僉於溪上築一壩，每年水發，必是淪城。再興不時偷掘其壩，力戰功多。再興心腹人左總管糜萬戶，嘗以違禁物私往杭州易貨。太祖恐泄國事，拘拏左，糜二人殺之，以首懸於再興廳上。太祖自主婚，以再興次女嫁與右丞徐達。復取再興回京聽宣諭，另遣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焉。却令再興回還聽調。再興既到諸暨，愧無權勢，出怨言曰：「女嫁不教我知，似同給配。」又着我聽入節制，知府縶鳳就執參軍李夢庚。元帥王玉、陳剛以諸暨全城軍馬赴再興投降，惟總管吳汝明棄妻子走回。太祖以其忠義，賜以小于元帥妻。後再興弟謝三謝五守餘杭。李文忠圍之，諭其降。謝五於城上拜言曰：「保得我性命，使出降。」文忠指天誓曰：「我是總兵官，不得殺你。」謝五以城降。太祖卽取赴京。文忠奏恐失信，人後無肯降者。太祖曰：「謝再興是我親家，反被背我降。士誠情不可恕，仍將謝五等凌遲了。」

一、元帥葛俊等守廣信，不服李文忠調。俊爲羽林衛指揮，隨太祖龍江點軍，不散。太祖召而問之，俊對曰：「葛俊，太祖怒曰：『不散主何意？』廣信不服調，是你命誅之。」發其子雲南充軍，永不用。

一、太祖遣千戶王時等齎銀三千兩往方國珍，附搭海船到大都，體探元朝及李察罕帖木兒、李思齊等軍馬事情。國珍差吳都事同去，既回，帶到馬五十匹。

一、太祖聞李察罕帖木兒下山東，江南震動，遣使通好。時陳友諒擄上江，雙刀趙扼安慶，張士誠據蘇州，故有北方之好。元朝遣戶部尚書張昶、郎中馬合謀、奏差張璉、齎襲御酒、八寶頂帽、榮祿大夫、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，宣命詔書，昶等航海至方國珍處，行中書及一年。國珍二次差人以其事達於太祖，不答。國珍以爲若不置於他處，禍將及我，遂令昶等往福建。平章無只不花差人往建昌王溥平章達其情，溥欣然遣儒士饒某等到京，奏昶等在鉛山界首等候。太祖命扶輿郎劉宗啓於廣信迎之。昶等果至，宗啓伴至衢州，械昶等到京，城外裸其體，入城至省前。太祖賜各人衣冠，不拜。太祖怒曰：「元朝不違世變，尚敢遣人扇惑我民，將出廢之，昶無一言，惟馬合謀抗對，口出不遜之言。」太祖令壯士縛之，至募留昶，以一死囚代之，與馬合謀、張璉出聚寶門外誅之，以三人首發於福建界首示衆。監刑官都事韓留亦誅之。數日後，太祖謂劉基、宋濂曰：「元朝送一大賢人與我，爾等可與之議論，及出，乃張昶也。除部中書省都事，不久陞參政，自執政多上意，賞賜甚多，權勢震動。」李文忠克杭州，執平章長壽丑的管等官到京，太祖曰：「此等元朝大臣，給以脚力路糧，送至境上，任其還鄉，昶心懷舊主，以國事通，獲

其書太祖令馮國勝、楊憲鞠之處以極刑。太祖謂丞相善長曰：「被他侮弄我這幾年，碎其骨投於水。」太祖選用宮人，訪知熊宣使有妹，年少，員外郎張來碩諫曰：「熊氏已許參議楊希聖，若取之，於理未當。」太祖曰：「諫君不當如此。」令壯士以刀碎其肉。後參議李飲冰與希聖弄權不法，丞相李善長核實奏之。太祖將二人黜，而云奸狡百端，詭譎萬狀，宜此刑。割飲冰之乳，卽死。刺希聖之鼻，淮安安置。後希聖兄楊憲任江西參政來朝，太祖謂憲曰：「爾弟弄權，我已黜之，仍給熊氏與他。」憲叩頭曰：「臣弟犯法，當萬死焉，敢納之。」太祖曰：「與之。」熊氏遂往。

一、張士誠圍安豐，劉福通請兵救援。太祖親援，初發時，大使劉基諫曰：「不宜輕出，假使救出來，當發付何處？」太祖不聽。經過廬州，平章左君弼不出迎，及安豐，兵敗，回攻廬。三月不克，時僞漢王陳友諒親率高稍子戰船，兵號六十萬，圍江西南昌府。雲梯等攻具不利，時擊攻雖急，而都督朱文正城上發砲石，擡木火箭，無不破之。僅及三月，守且將盡，援兵不至，事急。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，營詐言約日出降。友諒緩其攻，至期，城上旗幟一新，至暮不出。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游，營殺之。文正堅城以待，援至，聲息到廬州。太祖纔知之，謂徐達等曰：「爲一廬州而失江西大郡，豈兵家之法？」遂解圍，親率戰船蔽江西上。至鄱陽湖，友諒聞援兵至，解南昌圍，退出康郎山，與太祖大戰。太祖頗懼，問劉基氣色如何。基曰：「我兵必勝之氣。」當力戰。友諒果中流矢死，兵船盡降。太祖謂劉基曰：「我不當安豐之行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，京城空虛，順流而下，擣我建康，誠進無所成，退無所守。友諒不攻建康，而圍南昌，此計之下者，不亡何待？」

乃知天命有所歸也。遂班師。

一、太祖克江州。僞漢陳友諒下僞平章祝宗、丞相胡廷遂聞知。遣人齎書以南昌來降。太祖既到南昌。命宗與同僉康泰跟隨徐達攻武昌。宗等中途叛回南昌據城。參政鄧愈遁走。宗執知府葉琛等官殺之。聞大軍來。復棄城走。江西平復後。太祖曰。得江西是去陳氏之一臂。況其地乃楚之重鎮。爲吳江南之藩屏。人好訟難制。山寨來者多。非骨肉老成莫能治之。是命親姪文正爲大都督府左都督。節制中外諸軍事。往鎮江西。太祖特選儒士郭子章、劉仲服爲輔佐參謀。文正到鎮。招諭山寨來降。頭目盡皆歸順。好訟者誅之。號令嚴肅。遠近震懾。豈期荒淫。惟任掾史衛達可等小人爲心腹。專用民間閹女。用則留數十日。不用卽投之於井。爲數甚多。凡遇太祖差人到彼公幹。多以銀段餌之。受者蔽而不言其惡。按察僉事凌說新到任。察其實。劾奏之。太祖卽取回文正問罪。其郭子章、劉仲服、衛達可、王三元帥不諫阻。皆誅之。及部下隨從行事頭目五十餘人。盡皆斷其腳筋。太祖既問文正明白。欲治之。皇后諫曰。文正雖驕縱。自渡江以來。克太平。破陳也。先營取建康。多有戰功。及堅守江西。陳氏強兵不能克。皆其智勇也。況乃骨肉親姪。縱有罪。亦當宥之。太祖曰。后言是也。且釋之。未久。太祖命文正整點荊州城。回京未用。復出不遜之言。太祖意其懷不軌。欲廢之。皇后極諫曰。文正止是性剛。恐無此心。文正母見存。當念其母子之情。用輕典赦之。且見親親之義。太祖從后言宥之。復遣文正往濠州祭祀。暮夜與從人議。有異志。從人備告。太祖廢之。及分封時。其子守謙爲靖江王。以奉其祀。

一、都督朱文正守江西。以各府山寨頭目或降或叛，反覆不常，起發到京。太祖曰：「此等心持兩端之人，盡投於水。」

一、李文忠守嚴州。取娼妓韓氏在家宿。太祖知之，差人將韓氏誅之。召文忠問罪。皇后勸諫，復令還嚴州。既至，儒士趙伯宗、宋汝章乘機說文忠曰：「此去得回，若再取不得回也。當早別圖之。」文忠於是使伯宗等潛往杭州，張四平章處通好。伯宗既回，文忠與郎中侯原善掾史聞逆道議降書，聞太祖差刻期，齎親筆家書復召文忠。文忠得書甚喜，比到京，太祖大悅，撫之甚切，賜以好馬銀兩。令文忠速還嚴州，用心鎮守。文忠既還，與侯原善等曰：「我幾乎着你們等誤了。此事當何如區處？」若事泄，何面目見上位原善？曰：「大人肯饒我等性命，當有箇處置。」止是餌此二人，無言語爲上計。文忠悟之，仍以書付伯宗等，以筵宴餞之，使其醉，令宣使俞也先管送至船。比到大浪灘下，文忠已令潑合伺候於灘岸，呼船近岸曰：「官人再有分付言語。」潑上舍船，將伯宗等縛投於水。

一、太祖嘗曰：「濠州乃吾家鄉，張士誠據之，我雖有國而無家。是以遣襲希魯潛往濠州，說蕭把都，後把都以濠州降。」太祖曰：「今日有國有家，遂我志也。於是經理濠州城修治。」

一、太祖嘗曰：「浙江寺院田糧多，寺僧惟務酒肉女色，不思焚修，盡起集京城工役，死者甚衆。」皇后諫曰：「度僧本爲佛教，爲僧犯戒，自有果報。今使工役死亡，有所不忍。」太祖從后言，盡釋之。

一、太祖命馮國勝圍高郵，僞僉院俞某開門詐降。國勝輕信，輒令指揮康泰數百人先入城。俞某於城樓

上急放下闌板，閉其門，盡殺之。太祖知不利，卽召國勝回，決以大杖數十，罰其步走高郵。國勝怒，四門齊上一鼓而破之，俞某就擒。

一、太祖以陳寧爲浙東按察使，無行。阜隸小毛赴京訟之。太祖提取自問，伏罪。太祖曰：「這是禽獸之行，豈是你讀書人爲？」下應天府獄一年。歲盡，押至聚寶山聽決。太祖坐於山上，令百官地坐，數其罪，而且宥之。除太倉市舶提舉。太祖曰：「若盜我船貨，那時處死。」後至御史大夫，與胡惟庸爲黨，死於極刑。

一、太祖克建康，獲元帥者林，宥其死而復其職。不久逃之杭州。太祖曰：「林思舊主，既去勿追。」後任廣西省平章。廖永忠克廣西，者林來降。到京，太祖集百官數之曰：「爾元朝臣子，既失城池不死，我宥爾罪，復爾職，背我而逃，且爲其主也。今又失廣西，分當一死，不死來降，不忠之人，豈可留之？」殺於市。

一、元至元間，楊璉真伽發宋朝諸陵，以理宗首骨截爲飲器。太祖旣得燕都，命守臣吳勉尋訪到京，太祖命埋之於城南寺，及覽浙江所進地圖，有宋諸陵，復命瘞於舊穴。

一、太祖以許元爲祭酒，還家祭祖，受太祖及皇太子厚賜。浙江按察僉事程孔昭劾元不當用象牙床，及杭州娶妾。太祖以元安置南雄，後遇赦恩回家。王□子祭胡大海回家，奏元安置人數不在赦例，赦罪人不赦安置。提元到京，下獄病死。

一、太祖早晚於西樓上決事，皇后潛聽之。如聞上怒，候上回宮，詢問今官處何事，怒何人，不以輕重直言諫曰：「上位已有五子，正好積德，不可縱怒殺人，致使冤枉，活人性命，乃子孫之福，國亦久。」太祖從后言。

決事一從律。

一、宋濂孫宋子衡坐黨逆，命誅之。皇后諫曰：「田家請一先生，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。」宋濂親教太子諸王，豈可無師生之義？況濂致仕在家，必不知情，可赦其死。太祖從后言，以濂發茂州安置。

一、太祖既得燕都，專設大河等衛，打造二百料匾淺船，每一船載米二百石，經由黃河入濟寧閘河，至臨清，下衛河以達北京。

一、太祖克建康，都之。嘗以六朝折數不久，深意遷都。後得汴梁，親往視之，曰：「四面受敵之地，亦有建言遷長安者。」太祖曰：「漕運艱難，且已之。」

一、太祖克婺州，宣諭百姓曰：「我兵足而食不足，欲加倍借糧，候克浙江，乃依舊科徵。」後擒張士誠，以加倍糧免之，惟僧道不免。

一、太祖渡江，或親征，或遣將克取城池，令曰：「凡入敵境，聽從稍糧。若攻城而彼抗拒，任從將士檢刮，聽爲己物。若降，卽令安民，一無所取。如此則人人奮力向前，攻無不取，戰無不勝。」

一、太祖克建康，御史大夫福壽死之。太祖命於城中立祠，每歲祀之。後訪得秦原之周良卿、立某三人，素有德行，以禮延納，詢以政事，號曰三老，敬之甚厚。

一、太祖於國初造軍器，以銅爲箭翎，將士攻城時繫拖地綿裙，或紅或青綠，以其虛胖，箭不能入。頭戴闊簷紅皮壯帽，插猛烈二字小旗，後地廣，易用鐵甲等器。

一、太祖於國初以地狹糧少，除守城軍士四十日支糧一次，准作一月口糧，出征軍士不支，總兵官給榜，聽於敵境遠近鄉村山寨，招安百姓，送納糧草供給。

一、太祖於國初以所克城池，專用義子作心腹，與將官同守，如得鎮江用周舍，得宣州用道舍，得徽州用王駙馬，得嚴州用保兒，得婺州用馬兒，得處州用柴舍，得衢州用金剛奴也，先得廣信調周舍，卽沐英也。

一、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，令將官守之，勿容儒者在左右，議論古今，止設一吏，管辦文書，有差失罪，獨坐吏，將官正妻留於京城居住，聽於外處娶妾。

一、太祖所克城池，得元朝官吏及儒士盡用之，如有逃者處死，不許將官擅用。

一、太祖嘗曰：河南李察罕帖木兒兵威甚振，先遣楊憲往彼通好，及察罕帖木兒下山東，又遣汪和往彼結援，不意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，太祖以孤兵獨守，別無趨向，成敗實聽其自然，在後滅陳擒張，信知天命有歸，卽位後，遂圖中原。

一、太祖於國初編律，頒行各衙門遵守，豈期犯法者多，太祖曰：我欲除貪賊官吏，奈何朝殺而暮犯，今後犯賊者，不分輕重皆誅之，後再編律，令枉法不枉法輕重罪之，着爲令。

一、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，男子令戴綠巾，腰繫紅搭膊，足穿帶毛猪皮靴，不許街道中走，止於道邊左右行，或令作匠穿甲，妓婦戴皂冠，身穿皂褶子，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，專令禮房吏王迪管領，此人熟

知音律。又能作樂府。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。止容商賈出入院內。夜半忽遺漏火。延燒脫歡大夫衙。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。太祖大怒。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。處以重罪。復移武定橋等處。太祖又爲各處將官妓飲生事。盡起赴京入院。

一、太祖以火德王。色尙赤。將士戰襖戰裙。壯帽旗幟。皆用紅色。頭目馬用大黑領。搭竿大黑纛頭。以壯軍容。

一、太祖克建康。謂武官曰。聽從開墾荒田。以爲己業。文官撥典職田。召佃耕種。送納子粒。以代俸祿。和州有李善長職田。參軍郭景祥。覈出畝步不實。太祖曰。此蓋個人作弊。於面上刺田字。以警其餘。

一、太祖於國初。令各府織造。月辦段匹。打造鐵甲。起解。過期不解。官府處死。

一、太祖親征城池。給民戶由俱自花押。後追之人。以上吏害民。令各府縣避貫對遷。地里生疎。不知民之貧富。自然無弊。後不用市民。於鄉村農家取識字來用。

一、太祖以遞送使客。夫輻不勝苦民。曰。人雖有貴賤。其口體則一。今後使客有符驗。止是夫二名。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。給夫四名。俱於田糧內出錢。贖工。不許擅役良民。勞其筋骨。妨奪農務。情願者受贖。聽從其便。

一、太祖國初以來。朝政有失。無人肯言。立親法議理司。以汪廣洋、李勝瑞爲執法官。置白牌於上。書執法議理。如有失處。許持牌直言極諫。太祖從之。

一、同僉廖永安於太湖被張士誠執去。弟廖永忠襲職。永忠隨太祖鄱陽湖。與陳友諒戰有功。後陸平章克兩廣。封德慶侯。太祖以永忠僭用龍鳳不法等事。處以死罪。廖永忠死於蘇州。

一、楊憲、凌說、高見賢、夏煜皆言李善長無宰相材。太祖曰：「善長雖無宰相，與我同里，我自起兵事我，涉歷艱險，勤勞簿書，功亦多矣。我既爲君，善長當爲相，蓋用勳舊也。」今後勿言。

一、太祖親征宣州。長鎗元帥朱亮祖出城拒戰。太祖躬自擐甲督兵交戰。亮祖敗走。以所管軍馬降。元帥謝國璽等棄城遁。

一、太祖選精壯軍專於帳前守禦。名曰金陵橫舟鐵甲交鎗。皇五等把都兒。屬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領之。

一、太祖察知應天府民闕鄉司。專於鄉村書算田糧。增減詭寄。躲避差役。壞法害民。漆髮黔面以示衆。

一、胡大海克蘭溪。獲僧人孟月庭。搜得天文地理書。大海留在帳下。太祖親征婺州。過蘭溪。大海以月庭見太祖。得其天文書。甚喜。問月庭原師何人。月庭曰：「龍游來。得明精於天文。」太祖克婺州。立觀星樓於省東。夜與月庭登樓。仰觀天象。至更深。得其指授。就令月庭長髮娶妻。待之甚厚。跟隨太祖回京。後得處州劉基。江西鐵冠。亦能天文。月庭與之論不合。皆有犯上之言。太祖不加罪。發和州住坐。參軍郭景祥奏月庭毀謗。太祖差校尉杖殺之。

一、太祖圍婺州。駐蹕西峯寺基上。城中人見五色雲罩。元帥劉脫因不花諂曉天文曰：「此乃瑞氣。不日城